



一声虫鸣岁月深

□吴静

秋风起,天地就变了颜色,变了基调,也变了声音。

记不清是哪一夜,哪一刻,院子里墙根下,陡然就有了秋虫的鸣叫,吱吱,吱吱,是一只蟋蟀清越的独唱。开始只是试探,随即,是一阵清脆的鸣声,唧唧,唧唧,如夜风碰撞铃铛,那声音带着金属的质感。

蟋蟀是秋天的歌者。在大地的怀抱里纵情鸣叫,或蛰伏于瓦砾土缝、墙根石块下,或穿行在玉米地、小麦垄、茅草丛,它们尽情地欢唱,夜以继日,唱寒来暑往,唱光阴流转。

秋日的昆虫里,蟋蟀的称谓最多,秋虫、促织、夜鸣虫、蛐蛐儿、寒蛩。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从遥远的《诗经》中趑趄而下,蟋蟀,是儿时孩童们最亲切的伙伴。

秋收后的田野,空旷静谧,一片安详。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,男孩忙着捉蟋蟀,女孩则用捡来的麦秆,专心致志地编蟋蟀笼子。捉蟋蟀,是一件极有趣的事儿:蹑手蹑脚地拨开草丛,翻起石

头,就会惊喜地发现三两只黑里透着淡红的蟋蟀,正煽动着两片薄如蝉翼的翅膀,晃动着两条长长的触须。这时,需克制住心的狂跳,轻轻俯下身子,屏住呼吸,将两只手弯成碗状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上去,一抓一个准。

小伙伴们把各自捉来的蟋蟀放在瓦罐里,只见它们立刻毫须轻触,昂首蹬腿,气势逼人。经过几番激烈的角逐格斗,胜者振翅鼓须,鸣叫示威,仿佛战场上凯旋的将军;败者悄无声息,垂头黯然,也有的折断了一只触角,撕烂了一片翅膀……“加油! 加油!”“快冲啊,快冲啊!”小伙伴们围在瓦罐边,脑袋碰着脑袋,手舞足蹈地呐喊着,欢乐的笑声在旷野上萦绕不散。

夕光濡染,在地里忙活了一天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回家,不多时,炊烟袅袅升起,整个村子氤氲着饭菜香。暮色四合,乡亲们摇着蒲扇,坐在梧桐树下,谈论庄稼长势,闲话家常里短,习习凉风拂去了一天的疲惫。

这时,墙角处,院落外,篱笆旁,便

会传来蟋蟀的叫声,悠长辽远,清越婉转,如一首首美妙的乐曲,伴着如水的月华,轻轻泼洒在溢满温馨的庭院。

中秋过后,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殆尽,天气渐凉,墙根下、柴堆里、水缸旁的蟋蟀登堂入室,躲进农家温暖的角落。夜深了,唧唧复唧唧,是迂回的低吟浅唱,如缠绵的细语呢喃,起伏婉转,弥散在每一个安歇的农人耳畔,点缀着乡村甜甜的美梦……

台湾诗人余光中有一首诗《蟋蟀吟》,他在台湾听到一只蟋蟀于耳边鸣叫,“颤悠悠那一串音节,牵动孩时薄纱的记忆”,恍惚间怀疑它是从童年的四川家乡“逃逸”过来的,“一去四十年又回来叫我”,蟋蟀那“清脆又亲切”的鸣声里,有着诗人无尽的乡愁。

清寂的月明之夜,我在台灯下,读着自己欢喜的文字,窗外,蟋蟀在更远处,忘我地弹唱,那声音悠远明澈,手中的书页漫漶进往事里——我仿佛看到那一方熟悉的乡野,那一间篱笆环绕、青苔瓦松的老屋。

汉古御道携芳将雏大观山水之乐帖



□卢书忠



泰山之水,西路自以西溪桃花源胜,东路则以东御道秀。

东路者,汉古御道也。汉武帝八封泰山,骠骑步辇入山,均所适从。去城廿里,自上梨园村达中天门,古曰柴草之谷。时人以东御道称之,或别于夏张整阳之西御道也。沧海桑田,倾圯湮没,非闻胜迹,今山长斥资重修,整建开放,登山步道增益有三,一时文旅大盛。夏山滴翠,高唐骤雨,负气争高,参差代雄。十里步辇,奇山异水,天下独绝。

甲辰假日,余携妻将二孙以登。未几许,忽然中开,声若洪雷,惊心动魄,猛浪奔突,吞吐百川,泻泄万壑。盖雷者,雪雷也。两小儿浅尝辄止,乃于缓溪中戏水,笑语声喧,与溪云和。余言风光在前,趋近,大瀑飞流直下,澄澈如练,飞珠溅玉,夹岸生树,珠帘翠幕。虽在炎月,顿觉秋寒。

两小儿奋勇,盘道蹒跚,拾级而上,若登天然。乃观未央之湖,气尽金光,水自潏潏,半山巫云,纯为镜鉴。长孙曰:此镜子也!始信刘禹锡之句,记此天伦之乐。歌曰:湖光夏月两相和,湖面爽风镜未磨。遥望东岳山水翠,白银盘里一青螺。更知汉武帝居帝宫,长乐未央也。

有亭翼然,青阳一堂,稍作小憩。

临风听泉,泉水萦迴,泠泠作响;向林问鸟,好鸟相鸣,嚶嚶成韵。水流成纹,水化成虫。伊人临水自照,凝脂成滑,巧笑倩兮,若出浴然。小儿曰:姐姐不怕蚊虫叮咬吗? 众皆大笑。复观,浴女不见矣! 盖若华夕曜,赫似绛天,羽化而仙乎?

安顿妇雏,余自扶杖前行,愈加登高望远,以观紫气,以揽山川,以践古迹,以叹东岳,以追汉武,以辟新境。余近花甲,然步履如飞,虽乘奔御风不亦疾也。余之足即彻之足,余之处即彻之处,余之游即彻之游,余之叹即彻之叹也。高矣、极矣、大矣、特矣、壮矣、赫矣、骇矣、惑矣! 余至山门,出汉阙,山川约略。更攀高枝,入林深处,绿苔生阁,芳尘凝谢,赏玩多时。再登,景致似待节点,文化似待物化,甚憾。

余则思则行,自未央湖、青阳堂、汉阙门,至御道石屋,荫翳少人,乃止。上尚有甘泉榭、启天亭、东天门诸景点,未揽。乃返。

余叹少年曾游,青松落荫,白云谁侣? 又今子孙咸宁,山水有乐,喜上眉梢。还飙入幕,写雾出楹;细石碧罗,水流舔砥。再寻山水绝佳处,与小子戏水、捉螭霖鱼,忘返。

甲辰初夏,中书省泰山汉古御道里记。

□卢书忠



我准备上楼提点水。花工说,别费那些事儿,一般桃树都活不过10年,它要死了。它要死了? 不,她要死了?

既然死避免不了,那我就尽量使这一过程变得迟缓,变成没有痛苦的祈祷。我仍然浇灌她、注视她。有风吹过。我们俩相对沉默。

一枝桃花压海棠。旁边的那株海棠彻底死了。她却煎熬了整个夏秋,似乎还没有死去。

但有一天,夕阳下,我发现她的身上,一串亮晶晶的东西亮人眼,亮得人眼睛生疼。这是传说中的桃胶吗? 桃胶流出,桃树就会香消玉殒了。我便一颗一颗收拾了桃胶。昔有黛玉葬花,今有中书收拾桃胶。

我把桃胶放在车上的手盒里,就如同用帕子走笔写了一首诗。然而,等我想把它拿到家里,它却不见了。是化了,还是蚂蚁搬家? 这真真儿是一桩奇事儿。

桃花树下桃花胶,解鞍驻马细观瞧。以为掌灯西厢记,原来鲛珠化泪抛。我想,它是化了。化作了天上的云、地下的雨。她以这种方式与我告别。泪飞顿作倾盆雨。

登千佛山记

□管淑平

抬眼,是千佛山的轮廓;闭眼,是广袤敞亮的大明湖;远眺,是悠悠流淌着的护城河。

到了济南,不访大明湖,不登千佛山,是不能真正懂得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这独属济南之气象的。

千佛山,位于济南市历下区,素来以其雄伟的山势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。于是,在今年8月的一个晴朗日子,我踏上了登千佛山的旅程。

我是乘坐慢火车到济南的。途中,走走停停,经过了很多站台与景色。我既想让这个过程变得漫长一点,又想很快到达目的地。但一想到如果太匆忙,那便失去了旅行的意义,只是走马观花,浮光掠影罢了。不着急赶时间,选择慢火车出行,是不错的选择。

抵达济南,找好住宿,做好安排,翌日准备登千佛山。

翌日清晨,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山脚下,空气格外清新。我从千佛山北门进入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

牌坊,牌坊后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,两侧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。

沿着山路前行,不多时便来到了兴国禅寺。这座寺庙始建于隋开皇年间,寺内古木参天,香火鼎盛。走进寺庙,一股庄严的气息扑面而来,令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静下心来感受它的历史韵味。人们虔诚地磕头、叩拜,表达朴素、美好的愿望。

离开兴国禅寺,继续向上攀登,山路逐渐陡峭。一路上,我遇到了许多前来登山的人,有济南本地居民,也有远道而来的游客。大家或缓步前行,或驻足拍照,脸上洋溢着愉悦和期待。行至半山腰,侧身远看,财神殿映入眼帘。殿内香火鼎盛,信徒们虔诚地祈求着财富和好运。

驻足片刻,继续赶路,只见两旁的崖壁上雕刻着众多佛像,这些佛像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,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。站在崖壁前,我能感受到千百年前能工巧匠的坚毅与不屈,他们用智慧和

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不朽的文化瑰宝。

经过千佛崖,再向上攀登不久,便来到了山顶。站在山顶的观景台,极目远眺,整个济南市尽收眼底。高楼大厦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,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微风拂过,带走了登山的疲惫,心中倍感愉悦。此刻,我不禁想起古人登高望远时的豪情壮志,那种胸怀天下的气魄令人神往。

在山顶稍作休息,我沿着另一条山路下山。途中经过了唐槐亭,亭旁有一棵古老的槐树,据说这是唐代名将秦琼拴马的地方。触摸着这棵古树,我仿佛穿越时空,回到了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。

下山的路上,我还参观了财神殿和卧佛。财神殿内供奉着五路财神,香客络绎不绝。卧佛则静静地躺着,面带微笑,庄严肃穆。参拜了卧佛,我领略到,“一切烦恼皆为浮云”并非空话。

站在大明湖畔,抬眼就是千佛山。山上看湖,湖畔看山,别有一番乐趣。

鲛珠化泪帖

□赵家栋

泮河从泰山走来,经粥店明石桥,沿泰安老街南下,在堰岭北留下一湾碧水,悠然东去。

泰安老街位于泰城天平湖路以北、梅山西路以西,传说始建于宋代。老街以明清建筑为主,路上青石板的天然纹理,仿佛在诉说一段段古老而神秘的故事。

连接东西老街的泮河大桥,桥面8车道,外加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,乡音“庞河桥”。早年间泮河上的桥,长10多米,“晴天在水上,雨天在水下”,是座只能过人力车的小木桥;桥东坡上是快活岭,岭东南是大堰堤村。人民公社时期,大堰堤分堰东、堰西、堰北3个生产大队,现在分别称社区。我老伴儿娘家是堰北。1980年冬,岳母给我刚会走路的儿子做棉袄时,在袄里缝了一枚铜制钱,说能避邪。我问制钱的来历和年代,八仙桌旁

太师椅上,戴着老花眼镜的岳父说:“钱上的年号是宋代,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,村里人在快活岭上修大寨田时挖出的。”岳父生于1922年,他说,解放前快活岭上有许多老树,乡亲们管那儿叫快活林;林间有庙、客店,客店门前的官路东接古城泰安,西连水泊梁山,老辈人说,“母夜叉”孙二娘和“菜园子”张青在此开过夫妻店。

酱包瓜、酱磨茄和牙枣,为故乡给清代宫廷的贡品。酱磨茄的产地在今岱岳区粥店街道上旺村,其村旧址在泰安老街中段泮河西。自北而来的泮河绕村南下,在这片平坦的沃土上,上旺村的先辈们每年都栽种一种黑色的硬皮茄子,待成熟后用砖磨去皮,榨出汁水,腌后再榨出盐水,投入甜酱缸内,过半月后捞出,清香滑嫩,鲜美可口。

酱包瓜的产地大白峪村在堰岭东,

唐朝年间建村。传说清咸丰二年夏,今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境内下了场冰雹,大白峪村李老汉种的甜瓜遭了殃,没熟的甜瓜吃则苦涩,弃之不舍。无奈之下,李老汉把甜瓜洗净,放在甜酱缸中,待有了盐味,他一尝,瓜皮脆、酱味浓,好吃极了。美中不足的是,瓜瓤中带有些酸味。来年,李老汉从瓜秧上摘下部分嫩瓜,去瓤后装上杏仁、花生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,掺上切碎的藕、龙须菜、黄瓜、莴苣等,然后用棉线捆扎好,腌放在甜酱缸里,随吃随捞,亲朋好友品尝后无不称赞。此后,李老汉一家干起了酱包瓜的营生。到了清同治年间,这道风味小菜被定为泰安给宫廷的贡品。

如今的泰安老街,修旧如旧,在保留丰富泰山元素的同时,以“二十四节气”命名街区,古朴、典雅、新潮。千年老街,焕发新活力。

